



鄉情涓涓

柴房的木桌上，當年擺着那盞鐵皮煤油燈。玻璃罩上積着厚厚的黑灰，像凍住的泥，一擦就撲簌簌往下掉渣。

1964年的冬天，夜長得望不到頭，天一黑，寒氣就往人骨頭裏鑽。媽媽披着那件藍布補丁棉襖，在燈影裏揉玉米麵。指節凍得通紅，像山楂果，可手裏的勁兒一點沒鬆，一下一下，把麵團捏成窩窩頭的形狀。燈芯偶爾「啪」地炸個火星，濺在袖口上，燒出個小米粒似的洞，她眼也不抬，只盯着那幾個麵團——那是五個孩子明天的早飯，得做得扎實點，不然扛不住餓，也擋不住冷。

那時爸爸在縣裏上班，每星期六下午才騎着那輛「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回來。家裏五張嘴，再加上媽媽在村小教的三十幾個學生，都壓在她一個人肩上。白天在土坯教室裏，她捏着半截粉筆在黑板上寫字，「唰唰」的聲音混着孩子們的讀書聲，能把窗台上歇腳的麻雀驚得撲棱飛走。有的學生交上來的作業本是草紙訂的，字擠在紙縫裏，像螞蟻排隊。她就湊到煤油燈前，藉着那點昏黃的光，一筆一畫地改。紅墨水從筆尖滲下去，在紙背面暈開一點一點，像是剛探出頭的小野花。

傍晚放學鈴一響，她就拎着布包往家趕。包裹裝着學生的作業，還有從學校菜園摘的半把青菜，蔫蔫的，但也能給鍋裏添點綠意。一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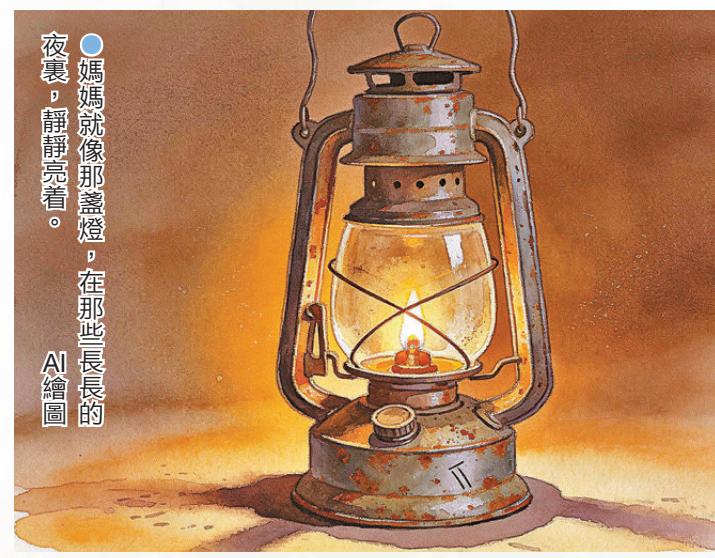
門，家裏總是鬧哄哄的：二姐搶了大姐的頭繩，兩人拽着不放；小妹把姐姐的陀螺拆散了，姐姐坐在地上抹眼淚；小弟最逗，抱着門檻啃得正歡，口水把前襟濕了一片。媽媽放下布包就往灶台去，柴火煙熏得她直咳嗽，眼淚混着汗往下淌，嘴裏卻還笑着哄：「別鬧啦，媽給你們攤煎餅。」

煎餅用的是細玉米麵摻紅薯麵，調好的麵糊稀稀的，能照見人影。她蹲在灶前，把鐵鍋燒熱，舀一勺麵糊澆上去，手腕輕輕一轉，就攤出一張圓圓的薄餅。煤油燈掛在房樑上，光斜斜照下來，在她臉上映出深深淺淺的影。我扒在柴門邊朝裏看，瞧見她不時抬手揉眼睛，袖口在眼角一蹭，就留下一道黑灰，像畫上去的淚痕。「媽，我幫你燒火。」我貼腳往灶膛裏添柴，火星子「噌」地蹦出來，燙得我一縮手。她連忙抓過我的手，放在嘴邊輕輕吹氣，自己的手背卻蹭到了鍋邊，「嘶」了一聲，立刻鼓起個水泡。可她只是用牙抿了抿嘴唇，又接着攤下一片，好像那疼根本不算什麼。

等孩子們都睡熟，往往已是深夜。她把煤油

煤油燈暖

王志堅



● 媽媽就像那盞燈，在那些長長的
夜裏，靜靜亮着。
AI繪圖

的布鞋拆了，做成小沙包，給學生上算術課用。夜裏她就坐在燈前，把碎布一塊塊拼好，一針一線地縫。麻繩勒進指頭，關節白得像水泡過的蘿蔔。有一次針扎進指甲縫裏，血「啪嗒」一下滴在布上，她趕緊用嘴吸了吸，又繼續縫，嘴裏輕聲唸着：「這幾個明天就要用，孩子們等着呢。」燈光照在她臉上，照出一條條細緻的皺紋，也照出她眼裏那簇比燈芯還亮的光。

爸爸每周回來，總會帶一小瓶煤油，還有幾塊水果糖。媽媽把糖紙小心展平，夾進教案本裏，說攢多了可以給孩子們糊燈籠。爸爸看着她眼角的細紋，低聲說：「別太累着自己。」她卻笑着把糖塞給我們，說：「看着你們和我的學生都好，我就不累。」

後來那盞煤油燈被收進了木箱，家裏換上了電燈。可我一直記得柴房裏那團跳動的光，記得媽媽在光裏揉麵的手、寫字的手、縫沙包的手。那雙手很糙，布滿裂口與老繭，卻攤得出最香的煎餅，寫得出最工整的教案，也縫補了我們童年裏所有的冷和委屈。

如今再想起那盞燈，才慢慢明白——它燒的是煤油，照亮的卻是我們姊妹五個，和很多鄉村孩子腳下的路。媽媽就像那盞燈，在那些長長的夜裏，靜靜亮着，用那點光，暖着每一個寒冷的日子，也暖透了我們往後的人生。

溫暖與力量

溫暖

想起二十多年前
也是這條
通往另外一個城市的鐵路
綠皮火車內
人們互相交換
溫暖的人間煙火
望得見村莊裏
炊煙爬上天空
把北歸的燕子

接回家

衣裳

我要用彩霞，小女孩的目光
花香和明亮的溪水
縫製一件衣裳
為老照片裏，衣着補丁的母親
輕輕披上

疼痛

垃圾場，丟棄的

塑料人體模特裏

露出一張兒童臉，千瘡百孔
我的心一陣疼痛

力量

夢中，我看見父親額上的溝壑
被返身的青春
平整成大平原
此時，他正收割着金色小麥
鎌刀起落，他是那麼年輕
積蓄了大地的
全部力量
和愛

蝴蝶

翩翩飛。再低一些
就是大地的夢境
透明的翅膀上面端坐着天使
她的呼吸吹開大地的
廣闊與斑斕

爺爺的愛

藍飛燕



返程的前夜，老屋的儀式如期而至。燈光昏黃，將阿爺的脊背壓成了一道彎彎的弓。他的影子斜斜地鋪在泥地上，碎成了一片片斑駁的雲。他走得極輕，像草尖掠過的風，那雙布滿星斑的手，正小心翼翼地探進我的行李包。

那枯得像樹枝一樣的指頭，在行李包夾層間遊走着，終於觸到了那片包着紅紙的念想。他停住了，用手心熨帖地按了又按。那不是往行裏塞東西，倒像是在給遠行的日貼一枚溫熱的念想。

一次，我無意中回頭，正碰上這溫暖的「密謀」。他慌慌地把手背到身後，皺紋一下子擠成了團，又慢慢舒展開，像山崖上那朵在風裏顫的野菊花。「就看看……還缺啥不……」話音糯糯的，帶着泥土的氣息。我趕緊低下頭，假裝整理早已收拾停當的行囊，但有些難受，彷彿有什麼東西軟軟地堵住了喉嚨。

我們誰也沒再說話。畢竟，有些心意，本就不必說破的。

回到城裏書房後，我展開了那封「密信」，心裏泛起了細密的疼。信封邊角被磨出了毛邊，軟軟的。上面的字跡，是一場安靜戰役留下的痕跡。

我認得這場戰役——在那盞二十五瓦燈泡的光暈裏，阿爺戴着那副鏡腿泛綠的老花鏡，整個人幾乎趴倒在了斑駁的八仙桌上。他懸着手腕，青筋凸起的手，落筆前總微微地抖。

墨跡因此顯得掙扎。起筆處總要凝成一個墨點，圓圓的，像一聲飽滿的嘆息。他寫得很慢，每一橫、每一豎，都像在和時間掰手腕，和他那不聽話的身子骨較着勁。

我深知，這輕飄飄的紅包，承載的或許是他半月的清粥小菜。他身上那件藏青棉襖，已穿了十餘年，洗得發白，袖口早已綻出了絮邊。他的早餐永遠是一碗可見人影的白粥，配一小碟分作兩頓吃的鹹菜。然而，對兒



● 這枚紅包是阿爺唯一能握緊的漿。
AI繪圖

孫，他卻傾其所有，恨不得將整個世界都塞進我們的行囊。

於是，回報成了我的本能。我用時新的水果、軟和的糕點，用城裏所有新奇的好東西，試圖填滿他清簡的生活。可他總是擺手，眉頭蹙起，連聲說：「浪費，太浪費了。」那雙枯瘦的手在空中搖擺，宛如秋風中最執拗的葉子，拒絕飄落。

直到自己也當了母親，我才真正明白了他。

那是個安靜的夜晚，我看見他用同樣的固執，把紅包塞進我孩子的襁褓。動作顫顫的，卻不容商量。忽然就明白了。

我帶回的那些，是看得見的孝心；他執意要給出去的，是看不見的根。在這什麼都飛跑的年代，這枚舊舊的紅包，是他唯一能握緊的漿。他要憑着最後那點力氣，把這漿遞到我們手裏。就像老鳥用褪了毛的翅膀，還要為雛鳥擋一擋風。哪怕，只擋得了一絲。

此刻，窗外瘦桂的疏影，在牆上搖曳如活着的墨畫。我捏着這個紅包，它那麼輕，輕如蟬翼；又那麼重，重若千鈞。

爺爺啊，您遞給我的，何曾是幾張紙幣？您分明是將那正悄然流逝的生命，將那不屈的、倔強的愛，一併熬成了燈油，固執地、一遍一遍地，注滿我生命的燈盞。這盞以生命為油的燈，從此就在我所有的命途上，無論風雨晦明，都長明不熄，暖暖地亮着。



窗明風和

魚頭豆腐湯

顧蘇

江南的冬，不是北地那般凜冽，卻帶着水鄉特有的濕冷。那冷，是陰絲絲的，能悄無聲息地鑽透一層層衣衫，綿綿地往骨縫裏滲。天色總是鉛灰的，河水也失了春日的活氣，沉沉地泛着鐵青的光。就在這樣濕冷得教人心裏也潮黏黏的午後，巷口石板路上會傳來一串沉沉的、帶着水音的脚步聲，是媽媽拎着一條魚回來了。

魚是剛從村口魚塘裏「起」上來的花鯉，用稻草繩穿過鰓提着，尾巴兀自一甩一甩，作最後的掙扎。鱗片映着天光，偶爾閃出一點倔強的銀亮。媽媽總站在天井的陰翳裏，用厚脊的刀背利落地在魚頭上方三寸處一磕，那甩動便倏地停了。她常說：「選魚頭，要挑眼珠清亮、鰓蓋鮮紅的，這樣的魚，腦髓才豐腴，腥氣也輕。」彷彿在傳授一句古老的家訓。魚頭被斬下，連着一段肥厚的頸肉，斷面露出潤澤的、粉玉似的骨與肉。餘下的魚身，大抵便成了往後幾日餐桌上的鹹魚或熏魚。生活有時就是這樣，為了一碗最濃的湯，要捨下最大塊的肉。

處理魚頭是極耐心的活，媽媽坐在小竹凳上，用鏟子細細地鏟去殘留的鱗，尤其是鰓邊領下那些隱蔽處的黑膜，她說那是腥氣的淵藪，非得除盡不可。然後在掌心抹上些許鹽與黃酒，一遍遍揉搓那滑膩的魚頭，直到指尖感到微微的暖意，像是喚醒了一段沉睡的河的記憶。豆腐是另一樁講究，須是村頭老葛家當日的鹽鹵豆腐，方正，厚實，拎在手裏颤巍巍的，有股樸拙的豆香氣。切塊前，總要放在清水裏養着，讓它吸飽了水，好耐得住久燉而不失其形。

鐵鍋須燒得極熱，冒起青煙，才捨得傾下一勺金黃的菜籽油。油與鍋相遇，「滋啦」一聲，炸開滿屋的煙火前奏。魚頭這時才肯下鍋，貼着滾燙的鍋壁滑進去，瞬間便被熱油鑲上了一層焦黃的邊。香氣是猛地爆出來的，帶着蛋白質與高溫初次邂逅的野性。待到兩面煎得金脆，便迅速地烹入一勺黃酒，白霧「轟」地騰起，酒香、魚香、焦香，糾葛着衝上屋樑。這時候，媽媽才將早已備好的、滾沸的一壺開水，沿鍋邊「嗤」地一聲衝下去。訣竅全在這一刻：水，必須是滾開的；心，卻要靜下來。

巨響之後，世界便彷彿被那猛然翻騰起來、瞬間轉為乳白的湯給安撫了。沸騰的泡沫撫平了先前所有的激烈與焦灼，湯色從清到濁，再到牛乳般的醇厚，不過幾分鐘的事。薑片與葱結在浪裏沉浮，像兩個沉默的擺渡



● 媽媽當年熬的不止是一鍋湯。
AI繪圖

人。蓋上木鍋蓋，將鼎沸之聲悶成一種低沉的、滿足的「咕嘟」聲。火候要轉文火，慢慢地「篤」，讓魚骨裏的膠質與骨髓裏的精華，一絲絲、一縷縷地，全被時間哄騙出來，融進湯裏。

等待的辰光，是悠長的，屋外的濕冷似乎被這滿屋暖香逼退了幾分。我看着媽媽在昏黃的燈下，用長竹筷輕輕撥弄湯中的豆腐。那潔白的方丁，此刻已變得溫軟，周身浸透了魚湯的淡黃，微微鼓脹着，像吸飽了故事的海綿。「豆腐，」媽媽忽然開口，聲音和着湯的咕嘟聲，「性子最是隨和。你給它清水，它便素淨；你給它濃湯，它便豐腴。滾油煎它不碎，文火燉它不散，得了厚味，卻不曾改了本心。」

我心下一動，望着鍋中奶白的湯，沉默地翻湧，忽然覺得，這湯裏燉的，哪裏只是魚頭與豆腐。那奶白色，是無數細小的油脂與水的微粒，在沸騰的命運裏緊緊擁抱，再也分不開的、渾然一體的白。是捨了全魚才得來的篤定，是煎過的焦苦，是激盪的酣暢，更是被滾燙開水沖淋過後，才肯奉獻出的、全部的醇厚。

湯成了，撒上最後一點翠綠的葱花，點幾滴香油。盛在粗瓷大碗裏，熱氣蓬蓬地往上蒸，模糊了媽媽的笑容，也模糊了窗外的濕冷天光。顧不得燙，先啜一口湯。那滾燙的、極鮮的、帶着膠質黏唇的暖流，從喉頭一路熨帖下去，像一隻溫柔的手，探進身體裏，將那些盤踞在骨縫間的、江南冬天特有的濕冷，一絲絲地，全給揉化開了。

許多年後，在無數個並非濕冷、卻總覺得心裏缺了一塊熱乎氣的日子裏，我會自己動手做一碗魚頭豆腐湯。煎魚，沖水，看着湯色轉白。可我知道，我復刻的，終究只是那奶白的湯色，而非那被記憶火慢燉了半生、連悲傷與離別都熬成了醇厚的人間暖意。那口鐵鍋，那陣腳步聲，那種為了一碗湯而虔誠準備一個下午的慢時光，早已沉入記憶的河底，化作湯裏最不可言說的一味底料。

我才懂得，媽媽當年熬的，何止是一鍋湯。她是在用最樸素的手勢，對抗一整個季節的陰鬱。將一條活蹦亂跳的生命，一片清白的方正，投入生活的滾燙，耐心守候，直到它交出全部的自己，融成一種無可分割的、暖徹心肺的安慰。這大概是這煙火人間最古老的哲學，真正的溫暖，從來不是烈焰的燃燒，而是將所有經歷的冷與熱、焦灼與沸騰，最終都沉澱為一片柔和的、可以入口入心的奶白色。